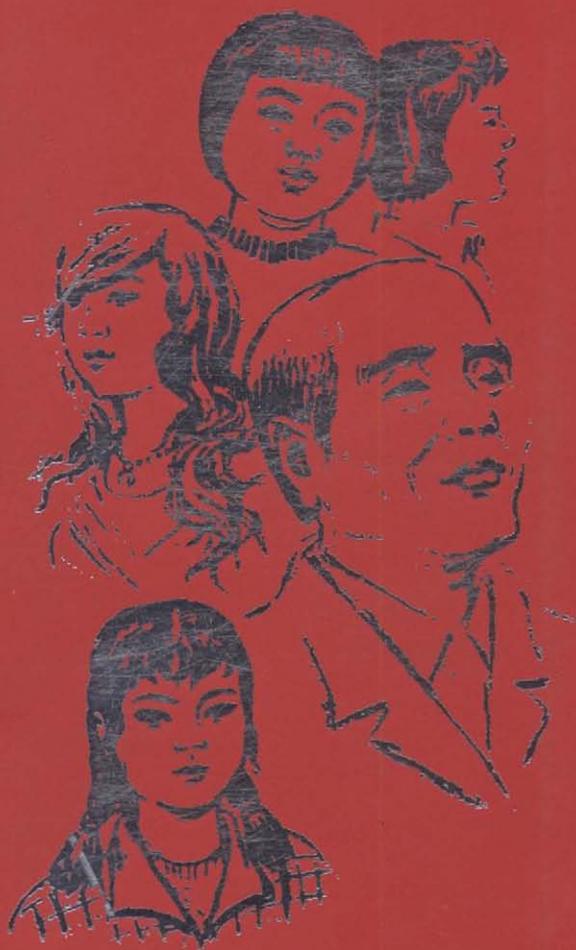


◎ 李水 著



二槓子

陳忠實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著者简介

李水：1961年生于陕西周至，研究生文化程度。兴趣爱好广泛，尤喜文学。工余之暇，常委身书案，独任天机摧格律，放纵笔墨写性情。笔风追求老、辣、拙、朴、淡，剪裁生活断面，驰骋自由思想，率性而为，不事修饰，道法自然。曾先后创作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言论等近百万字。



◎ 李水 著

二椰子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椰子/李水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
ISBN 978-7-80680-776-7

I.二…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8946号

二椰子
李水 著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7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776-7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序

周明

我的年轻乡党李水，既是国家公务员，又是文学发烧友，忙于政务之余，一直钟爱写作。在周至，有一大批这样的朋友，他们以辛勤的笔耕，充实了自己的业余生活，活跃了当地的文化事业，可谓一箭双雕。李水既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他们的领头雁——正式职务是县委某部门负责人，社会兼职县作家协会主席。他教过书，干过司法工作，当过多年政府秘书，文字功底不错；加之早年喜好散文写作，所以经过多年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等多方面的准备，就有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作者站在建国六十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史维度，通过对一个县的变迁进行回眸与反思，以乾乾河流域的社会变革为切入点，以主人公宋祺瑞的创业历程为主线，以他跟红梅、春玲、阿茜、小莲的情感纠葛为副线，以浑厚、拙朴、苍茫、深邃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坎坷曲折的一生，再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试水扬帆的酸甜苦辣，真实地向我们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一幕幕图景，浓缩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作者第一次驾驭小说，就是42万多字121节篇幅，有名有姓的人物近50个人之多，在文学倾向市场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视觉化的时代，不由人对作者的魄力刮目相看。

主人公绰号二梆子，孩提时代是一个聪明顽劣、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小说通过前面九节的铺垫，运用日常生活细节表现了学生时代少年二梆子的性格侧面。和祖祖辈辈以务农为营生的那些规矩老实、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吃苦耐劳的乡人不同，他青年时代就厌恶农活，怕事稼穡，却酷爱文艺，脑瓜灵活，放浪形骸，敢闯敢试，游走江湖。这些在传统农人眼里被视为“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作派，却正好适应了商海搏击的游戏规则。他进“局子”、当道士、演节目、摆摊点、搞雕塑、办企业、追女人，以其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波峰浪谷的命运浮沉，再现了穷则思变、不变不行的必然性，以及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

二梆子性格中的勇敢、自信、倔强，以及屡败屡战、百折不回、挑战困难等素质，使他在初涉商海时如鱼得水、节节胜利。然而，作者同时以大量的篇幅，表

现了他性情的粗直和视野的局限等“暴发户”的劣习。也就是说，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单向的、扁平的人物形象，而是批判地审视了他在创宏业、举大事时的诸多不适。他身上的封建迷信、工匠眼光，农人视界、江湖作派，流寇习性、刚愎自用，以及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等劣根性，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了英雄的手脚，使他痛苦茫然、挣扎苦斗，起落沉浮、大喜大悲，在痛失长孙、逼疯儿媳，生理受到极大摧残、心理备受煎熬、固有价值观念与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发生剧烈冲撞中，走完了人生壮烈而凄美的历程。也正是这种性格的复杂性，给文本带来了艺术所应有的必要张力。

文学的反思，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作者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苦痛与眼泪，以敬畏天命的神圣感和悲天悯人的使命感，对现实世界进行积极叩问，对精神世界进行不懈探寻。在二椰子的生命内涵中，透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串串故事观察，他既是农耕文明的叛逆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束缚；既是计划经济的叛逆者，又不可能完全接受市场经济的思想；既是东方文化的叛逆者，又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那一套，在新与旧的多重冲突中，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二椰子现象具有普遍性。他的形象就具有某种象征意蕴，或者说，他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像他这样脚踩时代转捩点上的一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象征。作者有批判的观点，也有赞赏的态度；有鞭挞的笔触，也有同情的挽悼。这就使作品富有某种诗意。

作者在浓笔重墨塑造二椰子的同时，宋二的倔犟暴烈、张家的慈爱迷信，段老婆的幽默守旧、红梅的痴情纯洁，春玲的小肚鸡肠、小莲的纯朴善良，潇湘的无奈凄苦、金凤来的豁达大度，陈县长的务实坚韧、致虚的博学睿智，侯波的自私狭隘、洪豫生的世故圆滑，孙瘸子的阴险暴虐、王铎的鲁莽忠诚……都塑造得活灵活现。尤其是阿茜和大智，塑造得更为丰满。这两个人，一个是南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企业从事过管理，自己搞过经营，经过很曲折的人生挫折历练，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观念，泼辣自信、视野宽阔；一个是镐京外贸学院经管专业毕业，自幼受过父亲熏陶，接受过现代专业训练，一直从事企业管理，有同家庭决裂和婚姻悲剧的挫折，果敢机智、沉稳大度。他们的性格在一系列的故事发展和矛盾冲突中走向成熟，是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能力的新生代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在文学主旨与使命被淡化，一些有关情色、官场、凶杀、恐怖等情趣低下、品位庸俗的小说充斥文坛的今天，这又从另一维度，给本书增添了亮丽色彩，弘扬了主旋律。

小说采取传统现实主义全景框架、全知视角、正面展开的写法，上自县级领导、下至细民百姓，各色人等、各个阶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统统收入笔底，有一定的开阔感。风物民俗、地域特色，神话传说、方言土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举凡艺术收藏、园艺书画、工艺美术、村史方志、宗教礼器等多方面的知识积

累，以及景物描写在调控节奏、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等层面的作用发挥，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一个基层业余写手的小说能写到这样的成色，很不容易！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二梆子》在艺术上的粗糙之处在所难免。总体上的社会学视角和故事主导的手法，限制了小说在心理、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深度，语言也存在提炼不精的毛病，一些地方的性描写过于直露，缺乏美感，等等，明眼读者不难看出，此处不赘。

1

“轰隆”一声闷雷从太白山方向的天际滑下来，震得大地摇晃了几下，接着几道闪电划破漆黑的秋夜，一团火球倏地落在了宋二家院墙角的皂荚树上，“咔嚓”一声，击断了伸向东南墙外一个粗壮的虬枝。

张家猛地一惊，子宫紧缩狂张，二梆子“哇”的一声从娘胎里迸了出来，这让做了一辈子接生活儿的段老婆惊呆了。

她长吁了一口气，直起身子，转身用肘子掀开临时围在烧炕沿上的粗布床单，攥着两个蛋柿一样的血拳头，眯缝着眼，咧着嘴，露出一口玉米粒儿烟熏般黄牙，诡秘地说：“怪了！我拾了一辈娃，还没经见过生哪个娃时，遇到过这样的天象，更没经见过这样奇的娃！”

“咋哩，她姨？”宋二刚转身开门，想察看院落究竟发生了啥事，听段老婆这么一说，以为婆娘张家生了个怪胎，又折过身来，几乎和大嫂同时焦急地发问。

段老婆端着腔调儿，晃了晃血拳头：“光关心你家娃哩，也不看把我老婆劳成啥样子了。”

宋二忙弯腰端起放在地上的铜盆，双手恭敬地掌在她的面前。大嫂殷勤地递上香皂和毛巾。

段老婆猫腰在铜盆里洗了洗血淋淋的手，直起身子，接过毛巾擦了擦手，弹了弹黑夹袄儿上的污点，反手捶了捶后背，理了理额前汗湿的乱发。

宋二放下铜盆，又把早已预备好的长杆烟锅，双手呈给她，将玉米火鞣儿，蹀在黄铜头儿上，定定地看着她。

段老婆吧唧吧唧扎了几口烟，深深地吐纳了一下，眨巴着眼，压细声音，狡黠地说：“你和婆娘咋啞(啞：关中西部方言，吃，引申为做或干)的活儿！生了恁奇个娃子(娃子：关中方言，男孩)。日后，那崽娃子不得了！长着济公活佛的脑瓜，双脑子，额颅上还有个像狼一样形状的红‘地图’，眉毛粗得如马鬃，眼珠儿绿莹莹的，倒着从你婆娘的尿里，仄棱磕趴乘着电闪雷鸣出来。牛牛大得跟驴腩子一样！”

“好好过你的瘾！”宋二的大嫂听是个男孩儿，心里不无高兴，嗔怒地拍打了一下段老婆的肩膀，说，“拿个老婆家，恁大年纪了，开口没个正经言子。”掀帘去

看。

段老婆和宋二同村，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接生婆。附近四十岁以下的人，差不多都是她接生的。她为人爽朗，幽默风趣，顽童性情。这里的男女老幼，她几乎都认识，开玩笑从无忌讳。

宋二把点过烟的蛇状火鞦儿，挂在堂屋的织布机上，按捺不住当大大（大：关中方言，父亲）的兴奋，随大嫂进去。他没顾上安抚在一旁精疲力竭的婆娘张家，按段老婆的提示，端起放在炕墩上的油灯，和大嫂一起仔细观看。果然像她说的，这小子长相不一般：脑袋大得出奇，几乎和身子腿同样大，形状怪异，额颅凸兀，有梆子；后脑门隆起，亦有梆子；整个头颅从侧面看，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脑瓜盖中间如两个小山头的鞍部，对准两耳有道沟；黑粗的胎毛依着“坡势”起伏，没能填平“沟壑”；从头顶看，就像连在一起的两个脑袋瓜儿；眉毛黑糊糊的，向下撇着粘在突起的眉棱骨上，像卧着两个小蚕儿；眼窝像一对酒盅，眸子像浸在酒盅琼浆中的两个晶亮的玻璃弹球，发着绿幽幽的光，滴溜溜转着；鼻梁宛如华山鲫鱼背，从眉根间一泻而下，在顶头打了个钩，昂扬起一张鹰嘴；平展的两颊舒展着一对大耳朵，两个耳垂仿佛玉树肥硕的叶片，悬于两耳耳郭之下，确有段老婆说的佛像味儿；但额颅左上方的“地图”，不像她说的那样真切，有块不大明显的暮暮儿红痣；牛牛长得也没有她说得那样夸张，只是比一般婴儿大了一点儿。

宋二和他大嫂看了后，和其他小孩比起来，感觉确实有点儿特别。叔嫂四目对视了一下，都没有言传（言传：关中西部方言，说，答应），转而问候张家。

张家盯着宋二，有气无力地说：“我啥都好着呢，你快去和大嫂，给段姨拾掇饭去。”

段老婆吃过夜宵后，跟大嫂去她屋睡觉。

夜已深了，那刚出世的小子，似乎感觉这尘世上，没有娘肚子里舒服似的，努着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嚎哭过后，乏了，呼噜呼噜睡去。刚还电闪雷鸣喧嚣的天，掠过一场骤雨后，明月如洗，高高地挂在皂荚树顶，一切重归于宁静。烧炕顶席棚上面的老鼠，不知是为情争斗，还是为食厮杀，叮叮咚咚咯儿叽儿又闹腾起来，整个席棚成了一个战场，成了一面大鼓，响个不停。宋二烦躁地举起烟锅杆子，伸直腰杆跷起脚根朝席棚上猛戳了几下，然后坐在炕边上，靠着背墙，一条腿屈成倒V形，一条腿吊拉在脚地，装了一锅旱烟末儿，就着青油灯萤火虫般的火苗吸着，吧嗒吧嗒抽起来。

月光透过窗棂射进来，洒在宋二的身上，他那端爹的头发、高耸的颧骨、尖削的下巴和身体的姿势，在红底起着牡丹花的被面上，印出了一个狼的影子，躺在炕一侧的张家瞅见后，不禁心头一惊：“莫非那个妖狼，又显身了？”但很快转了念头，不能胡思乱想，更不能把心底那个秘密，告诉给脾气暴躁的宋二。他会受不了大发雷霆的。就定了定神，理了理气，稳了稳情绪，慢条斯理地问：“他大，咱好不容易得了个娃子，我咋看你还不高兴呢？”

宋二吧嗒吧嗒猛抽了两口烟，气呛地说：“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天天瞅，夜夜想，盼你给咱生个蛮蛋蛋(蛮蛋蛋：关中西部方言，漂亮)娃。你看你那屁掰了个啥东西——梆子丑怪歪瓜裂枣的，哪有个人样哩？”

张家心里又是一惊。刚才生孩子时，浑身的气力已经耗尽，听到段老婆报是个娃子，脑子里紧绷的弦就松弛下来，没精力端详孩子。宋二哑讲后，她强撑着双手爬起来，拖着疲惫的身体，趴在背墙上捻亮青油灯，双手颤抖着端过来仔细瞧。婴儿眼受到强光刺激，又努着小嘴嚎哭起来，凸兀的额颅左上方，那块隐形的红痣充血显形，第一个映入她眼帘的，就是一个狼在随着抽泣偃仰嚎鸣。她不由得心中一颤，从随影附形的狼影，回想到了那晚夕，他们房事后所作的梦，强打力气，哆嗦着双唇抢白说：“哪能怪我吗？都是你那晚夕，带着浑身的妖气，撒下的瞎瞎种子呀！”

“你说啥？”宋二瞪着小眼珠，迷惑不解，高声反问，“我带的妖气？你说明白，到底是咋么回事？”

张家怔怔地瞅着宋二，皱着眉头，颤着声音，终于把埋藏在心底长达十个月之久，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一个秘密讲出来。

那晚后半夜，宋二喝得醉醺醺回来，一进屋就把张家抱起来撂到炕上，迫不及待地褪掉她的裤衩，撕掉她胸前的拥肚，爬到她精光的身子上乱偎。张家当时脑海中唯一的印象就是，她喂猪时常看到的，猪撅着黄瓜嘴，满地乱拱的情景；她只觉得一撮钢锉般的刺刷掠过她的胸脯，像触了静电一样麻颯颯怪痒得受活，两个乳头被吮得烧辣辣灼疼；接着听到下身像猫在喝水，有节律的舔拭窸窣声；那个地方骤然收缩，发痒，脉动，以至颤栗，胸中潮起一种莫名的冲动，浑身宛若惊蛇一样，剧烈地扭动起来。她随之看见他纵身一跃，擒住她，双手紧紧抱起她的肩胛，那撮钢锉般的刺刷又在她脸上疯狂地扫射，双唇被一个软绵绵热辣辣的东西堵住，嘴里闯进一个肉锥子乱搅，下身那地方像中了一箭，箭镞随风摇曳。她发疯似的抱住他，禁不住娇喘呻唤起来……云交雨合后，她带着一缕甜蜜和幸福，很快进入梦乡，梦见一只脑袋像牛头一样，双眼冒着绿光的狼，带着四只狼崽，大摇大摆穿过街巷，越过她家的围墙。牛头狼用前爪左右打了一下她的脸蛋，把她弄醒。四只狼崽架着她出了屋，把她仰面朝天，按倒在村中央大槐树下的石碾盘上。两只狼崽拽住她的胳膊，两只狼崽拽住她的腿。牛头狼伸出带刺的舌头，吧嗒吧嗒舔她的下身。她身子一颤夹住腿，狼崽使劲儿把她掰开，牛头狼举起前爪，把尺把长的血红的阳具，像标枪一样扎向她的下身……她猛地惊醒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就是那晚夕的房事，就是在那个可怕的梦后，她怀孕了。后来，她很害怕，心里一直嘀咕那个奇怪的梦：怀疑是不是那天夜里，宋二随乡公所的团队营巡逻回来，身上附了狼妖，和她弄那事时，妖气传导给她。这一度成了她的一块儿心病。

宋二听了张家的叙说后，脸色大变，随手拿的烟锅在炕边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你胡扯扯淡的啥哩！净说些疯癫话，没边没岸。”跳下炕，背剪着手拿着烟锅，在脚地踱来踱去。他嘴里骂着，心中却想：老婆为生个娃，这些年没少熬煎，没少费神。她说的话，不会是瞎编的。再仔细回忆，去年，确有一夜，他和王五哥在骆驼营村巡逻时，遇见了一个老狼，领着几个小崽在村北一个独户草棚旁溜达。他们边喊边追，边追边喊，追到元朝一个荒废的蒙古将军墓地不见影儿了。当时，他还埋怨王五说：“你是不是路过这个墓地，想起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石狼石马，心理犯怵了，眼睛呆花了，面前出现了幻影，把啥当成狼了。”后来，碰见一个熟人给老人做寿，硬拽他俩去喝酒。他喝高了，那东西疯张得按不住，浑身憋得受不了。回家后，就稀里糊涂地弄了老婆。尽管具体细节，他没有婆娘记得那么清楚了，但这件事儿，确实事出有因。

张家受了委屈，又见他很生气的样子，捂着脸，哼哼唧唧抽泣起来。宋二一听狼梦，联想到二梆子额颅上的狼痣，心中颤栗，不好再说啥。但又不愿在婆娘面前丢面子，强打精神，舞动着烟锅杆子，摆着谱儿撒歪说：“你蹬鼻子还上脸哩，唉？以后招呼着，再不敢向外人说那些没边没岸的疯癫话，小心我拾掇你。”跳上炕，扯开被子，和衣睡了。

席棚上的老鼠又鼓捣起来，墙缝里的蝓蝓儿，也此起彼伏吱吱地唱起歌。宋二咋都难以平静下来，一闭上眼，脑海里就浮现出两个影儿：一个是妖狼的头，一个是儿子额颅上的狼痣。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去毬了！这小子是龙是凤，还不一定哩。”但由不得他。他把懊恼悔心臊气败兴，一股脑儿发泄到一处——给儿子起了个带有调侃味儿的乳名：二梆子。

2

说来也怪，二梆子出世不久，家里发生了一件异常蹊跷的事，把宋二和张家吓蒙了。

宋二娶了张家，院墙角的皂荚树开花结荚结荚开花，都过去几个轮回了，始终不见张家的肚子鼓起来，宋二急了，张家也急了。

宋二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又在乡团防营吃粮，走东闯西，居无定所，三十好几了才娶上张家。和他小时候耍泥巴的玩伴，儿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想儿想得都有些痴了。

张家家境也不怎么富裕，却自小心气儿高，一心想做《花亭相会》里的张梅英，嫁个高文举式的人物。高不成，低不成，闪着闪着年龄就像荒埂坎上的蒿子——疯长，一晃就成了老女子，被迫嫁给了在外面吃粮还算风光的宋二。年龄大了，

不断听人说，越往后生娃越危险，她害怕；宋二又整天在外面跑，不着家，她身边空寂，更想有个儿女。

张家不开怀，起先，宋二以为自己回去睡老婆时间少，种子没有下到火候上，就不管天晴下雨，酷暑严寒，白昼黑夜，一有机会就往回跑，跑回去就不择地势，扑倒张家撕开裤子就干。眼看春花谢了，夏蝉隐了，秋实藏了，冬蛇蜇了，张家肚子仍无动静，他再也无心消受交媾带给他的那种逍遥和快活，瞪着小眼珠子恶狠狠地骂张家：“妈的！我那腩子就是豆腐做的，这一年都过去了，也犁个渠渠道道儿。你那屁咋像钢锭儿一样，生熟不折，憋顺没个醒动呢？”

“哪能怪我吗？”张家一直怀不上，也窝了一肚子火，宋二的埋怨，无异于给火上浇了一瓢油，她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指着宋二的鼻子，“你个畜生上午要，我上午给你，下午要，我下午给你；家里要，我家里给你，野地里要，我野地里给你，怪你腩子不行，反倒弹嫌起我的屁了。你说，我啥时候没伺候好你？”

宋二抹了一把额额沁出的汗，不失威风地一脚蹬倒脚地刚用过的长凳，没再反驳，快快出了家门。

又是一个万物萌动的时节。午后，太阳透过皂荚树疏落的枝柯，照在墙根缀满花蕾的桃树上，在灰色的土墙面印出一副梅花。他呆呆地看着。忽然，从墙那边飘过一缕浓浓的中药气味儿，宋二下意识地嗅了嗅，抿嘴笑了。

往后，二梆子家仿佛和患偏瘫的邻居张老三比赛似的，一日三餐后，两家屋脊上空，依然升腾着袅袅炊烟，那股携带着几十种草药的气息，弥漫了整个村庄。

王五说：“‘阴大方’不抹了，可吃啥方子呢？你家药味浓不浓，我前天到你家逮的那个猫娃子，回去两天不吃东西，我当是病了，抱到药铺子让朱郎中瞧瞧，抓些药，你猜，发生了啥事？”王五觑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猫娃子刚放上朱郎中的切脉枕，一个箭步就蹦到柜台旁的药碾子上，像抽大烟的人见了鸦片，喵儿喵儿地又嗅又舔。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猫娃子跟主人一样，也染上了药瘾。”

“胡喷啥哩！”宋二笑着抬胳膊擢了一下王五，“我哥啥时候，也学了这一招儿，损人都不带脏字了。”

“哥没损你。”王五睁大眼睛，扬起手，信誓旦旦，“不信你去问南街转角楼朱郎中。”

围在一起吃饭的同事轰地笑了，宋二的脸窘得像猴娃子的屁蛋子，烧骚得如着了火。

王五迅即敛住笑容，一脸神秘兮兮，手搭在宋二的耳朵上说：“那天，哥把你家两口的的事儿，给朱郎中学说了。朱郎中随手提笔写下一联，让你两口子行事儿前，朗念一遍，准管用。”说着，把一个纸条塞在宋二的腰带上。

旁边吃饭的有个外号叫夫子的瞅见了，放下手中的碗，一把抢过纸条，摇头晃脑念起来：

男念：鹿茸龙骨丹皮虎鞭首乌肉苁蓉
女念：龟板鳖甲白芍龙眼百合淫羊藿
共念：黄精附子

同事们听后，又是捧腹大笑。

宋二两口子行事儿前，念不念这副对联，自然是戏言。但风摆皂荚片哗啦响的时候，张家的肚子依然没有响动。宋二泄气了：“妈的！我不吃药了。我们俩吃药的渣子堆起来，比武则天的墓圪塔都大了；人也像蚕老一样，发亮了，也没毳个啥像况。看来，老天要叫我们绝后，我们再折腾也没用。你那么想娃，不如抱养个算了。”

张家看着宋二一年来，东奔西走请郎中，银钱花了一河滩不说，人累得像失了水的萝卜，一圈一圈瘦下来，不无心疼地说：“不吃罢，我的胃也受不了咧。抱养的话，你不要再说，我不信我们没能力。听说青山娘娘婆灵得很，一晃三月初十会就到了，我们去乞娃。我相信：只要我们心诚，就一定能够感动娘娘婆的，一定能够得到回报的。”

张家果决虔诚的样子，宋二没法儿再发作，强压住心中的火头，抹了一把眼泪出了门。

娘娘婆名叫索姑，汉代兴平索庄人。她长到十六七岁时，去河里洗衣，鱼儿赞叹她的美丽；到桑林采桑，鸟儿歌唱她的婀娜；在砧石上捣衣，月亮羡慕她的光洁；走在路上，行人赞美她的身姿。父母死得早，嫂嫂是个刁钻古怪的悍妇，变着法儿百般虐待她，逼她日织布二丈，夜纺纱二斤。索姑不堪忍受，逃入青山隐居。她一边青灯黄卷念经悟道，一边精研岐黄之术，为百姓义务诊病疗疾，广行善举。跌坐而化后，百姓感念她的懿行仁德，为之立庙，居神人位，人称索仙姑、索圣母。后来，秦王李世民狩猎青山，饥渴难捺，她化为凡人，为其烹茶，又被封为娘娘，故又称索娘娘。

每年农历三月初十前后，山下十村八社的人，甚或附近州县的善男信女，都要云集青山，叩拜娘娘婆，祈福纳祥。初十正会这天，入社的村子，敲锣打鼓，吹笙奏笛，扭秧歌，耍社火，排着长龙，向娘娘婆敬献纸活、大腊等祭品，好不热闹。尤其传言，谁家媳妇久婚不育，婆婆或媳妇只要到娘娘婆面前烧炷香，许个愿，想生男孩，将娘娘婆身边伺候童子抱的娃娃牛牛掰回家，准灵验。

宋二经的世事多，从不信佛爷神仙啥的。起初，张家给他说起过这档事儿，他一口否定了：“神仙佛爷，都是人捏造出来的虚影儿，去拜他们，还不如求自己。”经过几年多的折腾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接受了张家的建议。

这天，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朝山的善男信女像潮水一样，在山间羊肠小道

上流淌，趋之若鹜，摩肩接踵。宋二两口子无心欣赏唐王井的泉水，聆听天竺院的钟声，渴饮煎茶坪的新茗，评点系马桩的神奇，感受上马石的奇异，穿行在人群中间。他们打鸡起，起半夜，越三涧不累，过八梁不停，攀七十二盘道不歇，目的就是要在阳气上升的正午之前，向娘娘婆诉说他们的心事。

盖顶的庙院里，比集市上还热闹，先期抵达的善男信女，或劈柴烧水做饭，或簇拥在庙里念经，或维持着娘娘婆堂前的秩序，进香的人排成了长龙。张家排在后边，焦急地怅望着。宋二在娘娘婆面前，也不敢丝毫怠慢，加入了义工行列。

娘娘婆有灵，在太阳升到旌旗顶的时候，他们进了大庙。

宋二神情凝重地燃着大香，作揖后插在娘娘婆面前，拉着张家五体投地拜起来，诵念《乞儿歌》：

娘娘婆您德行高，
我俩给您把香烧。
伏跪膝下不愿起，
心中苦水向您倒。
婚后多年没生养，
祖宗面前很不孝。
那口子，你插蜡，
我上布施来叫表。
求求娘娘行个好，
或儿或女给一个。
最好穿靴戴帽的，
不要长发坐轿的。
娘娘婆，斗尔格，
赐个泥毬最牢靠。

诵毕，执事客从娘娘婆身旁童子抱的娃娃身上，掰下泥牛牛，递给宋二。

张家从宋二手里恭敬地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生怕老鹰叼走似的。

新皂荚孕穗的时候，张家仍没有感觉，心里又嘀咕起来：“莫非又出了岔子？”听一个伴儿说，若是男人x中没有精子，神仙也没办法。北山岐扶岭大觉寺，有撵香头儿的习俗，就是女人晚间在寺里请一个香头儿，在庙周围的山坡上跑，好性的小伙子会追这个火星，寻着交媾。

张家听后，脸从额头红到脖子，连连摇手：“不行不行。”后来一想，这是前世的高人，为不生娃的夫妻，巧妙地指出了一条生路：背着丈夫或周围的人去，娃生下了，谁能不说这娃是张家的或宋家的。那个野合的男人，谁也认不得谁，甚或连面目都辨不清，不会留下啥麻烦，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恰巧，香头正会那几天，

宋二进山剿匪，于是，张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

谁料事与愿违，几个月过去了，张家依然没有反应。宋二剿匪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摇头颓然地说：“算咧算咧算毬咧！我们把心收了，干脆抱养个娃算咧。再这样折腾下去，娃没要下，你我先疯了。”张家黯然流泪，默不作声。

就在他们四处放话，张罗收养儿女的时候，一日晚饭间，张家突然呕吐不止，宋二眼前一亮：“莫不是怀上了？”张家眼泪刷地一下流下来，说：“有可能。这几天，我总觉得小腹像跳蚤在那里爬，痒痒地难受，是不是胎动？”

两口子对视了一下，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叩响了朱郎中药铺子的门。

朱郎中一见是宋二，瞅了瞅张家，嘻嘻地笑了笑说：“那对联念出结果了？找我。”

宋二笑着拍了一下朱郎中的肩膀：“妈的，话比屎多！快给老子的婆娘号号脉，看种上了没有？”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

朱郎中敛住笑容，手摆长袍，端坐在切脉桌旁，手按张家的腕脉，时而眨巴着眼，寻找感觉，时而眼向上眺，凝神思索，时而由左手换到右手，由右手换到左手，一副认真负责的神气。约莫半刻钟过去了，他神色凝重地叹惋起来：“还是没用心念么，我咋摸揣，也寻不着喜脉。”

宋二一听，额头当下渗出豆儿大的汗珠。张家也跌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朱郎中见把两口子吓蒙了，扑哧笑了，一字一顿说：“经——念——成——了。”

宋二由悲转喜，也不避朱郎中，扑过去抱起张家的脸蛋儿就亲：“我的娘呀！你终于醒动了。”

从此以后，宋二到岗迟去早回，把张家抱在怀里怕扼着，含在嘴里怕硌着，背在脊背怕闪着，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尤其是花了两个袁大头（袁大头：袁世凯任总统所铸银元。因币面有其头像，故民间称袁大头），买了一头克郎猪，亲昵地呼为花熊，精心喂养起来，预备儿子满月时宰杀，大宴亲朋好友。

二梆子生下来，虽没有宋二想象中的娃那么蛮，但毕竟跟他的心来了，是个娃子，他有后了。况且，这个娃子的得来，真是耗尽了他的心血。他怨气发泄后，骨子里剩下的全是爱。

一天早晨刚起来，他洗罢脸，装了一锅烟抽着，正筹思着下午回来，为孩子办满月买多少烧酒时，张家慌里慌张从后门跑进屋，哆嗦着说：“他爸，不好了，花熊死了。”说毕，呜呜哭起来。

“啥？”宋二大惊失色，“花熊死了？”一个箭步跨出后门，跳进猪圈去看。

只见花熊脑袋瓜子吊在石槽边，眼睛半睁着，耳朵红得像火焰，耷拉在脖子上，黄瓜嘴里，吐出长长的丝线一样的黏液，尾巴耷着抵着墙，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宋二揣了揣花熊耳朵，掰了掰眼，搬了搬嘴，提了提尾巴，跳着厉声骂起来：

“我日你家八辈的先人了，你这样糟践我呢，唉？把我的猪给死哩毒……”

邻居听到骂声，过来看个究竟。有的说：“你剿过匪，可能是哪个土匪盯上你了，给猪下了毒。”有的说：“是猪瘟，邻村他舅家的一头猪，昨天也不明不白地死了。”有的说：“昨晚，你给猪喂的东西，可能有毒。”都劝他猪已死了，骂也无用，不要气坏了身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二梆子满月在即，宋二捶了捶胸脯，叹了口气，认了。谁知这事儿远未了结，一股谣言通过王五的嘴，很快传到他的耳朵。

王五说：“他听人传，猪死是小事儿，恐怕对二梆子不利。”

宋二一听对娃不利，惊觉起来：“为啥？”

“你想，今年是啥年？”

“猪年么。”

“咱娃属啥？”

“这还用问，肯定属猪么。”

“这就对咧！”

宋二醒悟过来，浑身打了个冷战：“这可咋办？”联想张家那晚给他相学的那个梦，大惊失色：“莫非妖狼先要了猪的命，再来……”他不敢往下想。

晚上，他独个下了馆子，要了瓶酒喝了，跌跌撞撞回了家，指着张家就骂：“你……你做得好……好梦，狼……狼把猪……猪吃了，下来就该吃……吃你家娃……娃了……”

“你说啥？”

“这……这不是我……我说的，是……是王五哥说……说的。”

张家听了这话，手中拿的碟子掉在了地上，呆呆地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宋二发瓷。

宋二扬起手，轻轻搯了她一个耳光。她哇的一声哭出来，扑向炕上抱起二梆子，紧紧搂到怀里，喃喃道：“净是胡说……净是胡说，我娃好好的，谁敢欺负他……”

3

这一夜，带着尖锐哨音的西北风，唿啦唿啦刮个没停，缀满枝头的皂荚儿相互击撞，发出的劈啪声响，仿佛条条鞭子，抽打着张家的心。她双手箍抱着二梆子，生怕狼从怀里叼走他似的。

黎明时分，一夜没合眼的她刚打了个盹儿，咚咚地敲门声又把她吵醒。她一

把拽过被子蒙住头，颤栗着蜷缩起身体，把二梆子拢在胸前。

团防营有急事儿，宋二被同伴叫走了。

屋子里留下了她娘儿俩。风更凶了，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拍打起门板，咣咣咣的声响，张家这时感觉就像狼露出狰狞的面目，用铁头打门扇，索要她的二梆子，特别害怕。“轰”的一声巨响，震得炕面都晃摇了几下，她猛地一惊，吓得心揪到了嗓子眼，也不敢起身看，只是紧紧地抱着二梆子。

捱到天明，她顾不上收拾被风吹倒的包谷架，抱起二梆子就往栖凤寺赶。

栖凤寺在南山脚下，离丰裕村有十几里地。传说，唐僧取经回长安时，一日天色已晚，遂栖于一村庙。子夜时分，偶听有贼盗取真经，悟空等弟子群起而围捉。不料，捉住的却是一只老母鸡，并未追回被盗经本。悟空等弟子气急败坏，要杀老母鸡看个究竟，被唐僧拦住：“阿弥陀佛！盗经之徒，也是心有我佛，何必计较。”让放了老母鸡。

谁料，临行前，一只大风从东方旭日升起的地方，展翅飞来，嘴里衔着那本经书，款款落在了马驮子经筐上。唐僧见状，大惊，叹曰：“风来栖，此地奇。还经卷，我佛归。”遂把这本经书留在庙里，同时留下一个随从，主持庙务，并亲笔将庙名改为栖凤寺。

后来，由于有真经镇寺，不几年，寺内香火便旺起来。传到第二十八代住持法睿，更将寺院发扬光大。他不但精通佛学，也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尤其在《周易》等方术风水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名闻遐迩，深受方圆几十里百姓喜爱。

风依然很紧，裹挟着糝糝雪下起来。路上卷起的一股股黄尘慢慢息了，脚下的路却变得泥泞起来。张家抱着二梆子，在风雪中艰难地行进着。

不知跌了多跤，不知出过几身汗，不知流下几多泪，正午时分，张家赶到了栖凤寺。

也许是这样的天气，没有香客光顾，寺门紧闭着。张家一手搂着二梆子，一手拼命地摇寺门上的铁栓，生怕寺僧听不见似的。

不大一会儿，寺门吱呀开了。一寺僧惊讶诧异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张家，说：“快进，这样的天气，施主抱着娃娃烧香，想必有急事儿？”

“我找法睿大师。”张家焦急地说。

“他正在打坐。”

“我有急事儿。”

“那也得等他打坐毕。”

张家听了这话，心松弛下来。突然，懊悔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头，迭声说：“哟哟，来烧香的，咋忘了带香。”

“心有我佛足矣，施主不必自责。”寺僧双手合十，“阿弥陀佛！”